



缪斯的痛苦与激情

周
濂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

缪斯的痛苦与激情

尼采、里尔克与萨乐美

周 濂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缪斯的痛苦与激情: 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与莎乐美 / 周濂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12

(大师与非凡女性)

ISBN 7-80050-976-1

I. 缪… I. 周…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529 号

缪 斯 的 痛 苦 与 激 情

著 者: 周 濂

策 划: 于 新

责任编辑: 罗 琳

封面设计: 徐 豪

责任校对: 海 荔

责任印制: 永 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星座文化艺术研究中心

印 刷: 北京一二〇二工厂

规 格: 198mm × 123mm

印 张: 8.875

插 页: 4

字 数: 168千字

版 次: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ISBN 7-80050-976-1/I · 111

定价: 1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这个把王冠铸成钱币，用烈火造就机器的世界里，人们如同生活在冰冷坚硬的荒漠里，每个人都在面无表情地梦游，他们凄凄惶惶不知所来不知所终。只有那些眼中有泪、心中有爱的孤独者才真正担负起为世界之夜守候光明的任务，而在这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他们相互偎依、彼此安慰、爱与被爱。

总序

在日常生活舞台上，永无止息地上演着一幕幕乏味难耐的庸人戏剧。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缺乏大师似乎也不再需要大师的时代，我们也禁不住偶尔将目光投向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大师。

我们很难同意卡莱尔所说的“历史不过是英雄们的传记”（在他眼中只有“英雄”，他把像但丁、莎士比亚这样的大师称为“作为诗人的英雄”），因为我们在历史中不难看到，“英雄”的命运常常是悲剧性的，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果常常是“竖子成名”。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英雄和大师使本来可能是散漫的、杂乱无章的历史获得了某种意义，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取得胜利，他们令人惊异地死后诞生。在他们的“失败”的映照下，成功的竖子们的蠢态和滑稽相活灵活现。他们给有心人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大师和英雄们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此。

正如歌德所说,一位伟大作家的最终完成的作品就是他本人,而不是他的任何一部具体的作品。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品都具有“自传”的性质,大师们都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自我阐释。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是其生活的“另一半”,而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是其作品的“另一半”,这两者之间常常相互阐释、相互映衬,并最终“融为一体”。只关注其中一方面都可能导致对于大师及其作品的“一知半解”。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史上,有不少思想和文学艺术大师的思想和创作实践往往与一个或几个具有非凡个性和才华的女性密切相关。在某种情况下,大师赏识或钟情的女性甚至比一场惊天动地的社会变革更能给他以刻骨铭心的感受。在大师的头脑中,一个女性有时被放大、升华为令他们魂牵梦绕的“女神”形象,对他们的思想、情感和个人命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歌德把他一生的经验概括为几句诗,作为《浮士德》的终曲:“一切逝去的,/不过是象征。……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女作家乔治·爱略特在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假定女人无一例外,都只有计算个位数的能力,她们的社会命运自然可以凭科学的精确性,给予统一的对待。可是她们尽管浅薄,其实仍然千差万别,与人们的想象大不一致。她们既不像女人的发型那样大同小异,也不像畅销的散文或韵文的言情小说那样千篇一律。在污浊

的池塘里的一群小鸭中间，偶尔也会出现一只小天鹅，它在那里落落寡合，觉得自己这类蹼足动物，无论如何没法生活在那样的水流中。”这段话是具有独特个性和非凡才华的乔治·爱略特的自白。

女性的美貌(人们通常认为这对于女性来说是最重要的)能强烈地吸引男性，但只有其出众的性格和才华才能真正征服男性。

以咒骂女性著称的哲学家尼采在结识一个名叫萨乐美的女子之后，对她的智慧和洞察力深深折服，说她“才智敏锐，仿佛鹰的视觉，她具有狮子般的勇气，却又是一个十分娇柔，几乎不会生活的孩子……”，著名诗人里尔克则对她倾诉道：“只有通过你，我才能接触人性，在你身上，人性向我转过脸来，感觉到我的存在，朝我呼吸；一旦离开你，我就背朝人性远去……”。这位奇女子碰巧具有惊人的美貌，但她的魅力却不在于她的美貌而在于她的心智。相对于她的心智而言，她的美貌显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本套丛书谈到的所有“非凡女性”都是一些因其非凡的心智而使其外貌显得无关紧要的女子。

屠格涅夫因对波利娜·维阿尔杜情有独钟而终生未娶。波利娜本人是一个据说长得“奇丑”(只是她的“丑”中透出一种奇特的“精神之美”)的女人。在屠格涅夫的生活中，曾经出现过数位倾慕于他的绝色佳人。

我们都听说过梅克夫人如何资助贫穷潦倒的柴柯夫斯基的故事，但柴柯夫斯基从梅克夫

人那里得到的，远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资助，而是生命的信念与灵感的源泉。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他这样说道：“在漫长的旅程中，无论白昼与黑夜，我都带着你的歌，不息地歌唱。”柴科夫斯基一直想通过音乐来找到“自我”，他认定“生命就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对于“自我”，对于“光”的追求中，他感受到强烈的悲怆，然而他始终不懈地追求着，并一度从梅克夫人那里找到了“他”。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以大师与非凡女性的交往经历为切入点的专题传记文学丛书。这些大师都是我们熟悉的：尼采、里尔克、屠格涅夫、叶赛宁、肖邦、舒曼、李斯特、瓦格纳；这些书中谈及的“非凡女性”，有些是我们早已听说过的，如邓肯、乔治·桑、梅克夫人，有些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如莎乐美、卡洛琳公主、维阿尔杜夫人。但无论如何，这套书的主旨不是猎奇，不是对某些旧事“揭秘”，也不是以一种新的、体面的方式讲述陈旧庸俗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力图展示大师们是如何因结识具有非凡性格和才智的女性而找到他们的“自我”的，即如何成为他们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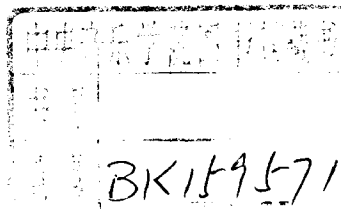
波德莱尔说过，阅读传记的过程本身是一种隐秘的自居和自赏。哪怕我们注定只能滞留在上演着庸人戏剧的舞台上，我们也能在阅读我们尊崇的人物的传记的时候忘掉身边的剧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分担着英雄和大师的苦痛和遗憾，我们分享着他们的胜利和荣耀。我们因此而明白我们正在过着的生活不仅不是唯

一的,而且是颇值得怀疑的。

大师是令人崇敬的,但并不是高不攀的。只要你深切地进入他的世界,只要你与他在某个僻静的地方相遇,而不是作为无数观众中的微不足道的一员盲目地向他喝彩,他就会是和蔼可亲的,哪怕他本来是一个孤傲的人。在与变得和蔼可亲的大师相处,逐渐与他结成亲密关系的过程中,你也会感到自己与从前被自己埋没的那个你浑然不知的“自我”亲近起来。你身在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庸人舞台,但心已在“灯火阑珊处”与“他”(“他”既是某个大师,更是你的“自我”)会面。

我们相信,通过走进大师的世界,你将走向你自己的天地。

“大师与非凡女性丛书”编委会



目 录

引子	一个伟大男性的秘密	1
一	俄罗斯的“曙光”	7
二	圣彼得大教堂的约会	20
三	悲伤的情爱之旅	28
四	生活啊,我看到了你的眼睛	39
五	莱比锡的秋天	66
六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诞生	85
七	风中之旗	101
八	伊萨尔河谷之夏	110
九	初涉艺术坦途	121
十	白山黑水之恋	140
十一	第二次俄罗斯之行	151

十二	一个大师的诞生	170
十三	命运,我要扼住你的喉咙	183
十四	友谊之树常青	196
十五	精神分析学	208
十六	精神分析学的诗人	219
十七	海思堡的女王	246
附录一		258
附录二		261
附录三		267
附录四		270

引子 一个伟大男性的秘密

一八八二年四月的一个上午，意大利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对于本书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刻，一对终究要载入文化史的“情人”在此戏剧性地相遇。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罗马大街的青石板上还留有露水的痕迹，黎明的雾霭渐渐散去，哥特式的雄伟建筑直插云霄，钟声在古罗马城上空穿行。伟大的思想家，那个时代的弃儿——尼采望着晴朗的天空，感到了从来未曾有过的恬静与幸福。

此时的尼采尚未成为他名誉的祭奠品，他孤独地生活着，写着他的著作。没有人理解他的思想的强劲冲击力，只有他本人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价值。“我的时间尚未来到，有些人要死后才出生。”这是尼采在孤寂中投下的豪言壮语。

作为思想家而言，尼采是特立独行无所依傍的，他从不诉求别人的同情与理解；但是作为个人，却又在不断地——即使通常总是徒劳地——寻觅自己的知音和思想传播者。尼采最终是以一位独行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不

是环境使他最终成为一个孤独的怪人，成为愤怒的预言家——没有任何人逼迫他成为这种角色。他自己选择了这条道路，他对当时的科学、哲学、社会和时代的反应只是他个人的反应，除了他的天性给他规定的强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强制。

终其一生，尼采有两位原本可以成为其毕生挚友乃至爱人的朋友：理查德·瓦格纳以及本书的女主角露·萨乐美。然而他终于还是孤独地飞了，“我飞向未来，飞得太远了：恐怖攫取住我。当我张望四周，看！时间是我唯一的伴侣。”尼采最终选择了孤独，或者说，孤独最终选择了尼采。

也许这就是天才的宿命，正如他本人在《瓦格纳事件》一书中所写道的：“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起码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什么？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虽然在他理性生命的最后一刻，尼采依旧无限怀念他与瓦格纳共度的美好时光，但是作为一个“无时代的人”，他必须要毅然决然地舍弃一切囿于时代的事物。他的确这么做了。

一八七八年五月，《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出版，尼采向曾是他精神教父的理查德·瓦格纳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尼采曾经试图用一种匿名的方式出版此书，只让瓦格纳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以此表明他在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忠诚。他起草了一封长信，这封信的草稿至今还保存着：

我把《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寄给你；同时我以完全的信任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们，你和你那些高贵的朋友们，我很愿意使这些秘密也成为你的。这本书是我写的……

我老是发现自己在精神状态上是一个已经攻克了一座堡垒的指挥者，尽管伤痕累累，可仍然屹立在高地上挥舞着手中的战旗。虽然周围的场面恐怖可怕，可更多的是欢乐，远远超出悲哀的欢乐。

但是尼采知道，舍弃瓦格纳将是他至今生活的最重点。一八七八年五月，正当欧洲准备举行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仪式，尼采出版了自己的书，并把这部作品奉献给这位伟大的册子作者，作为一个在心灵上纯粹的德国人，他自愿站在一个法国人旗帜下，与德意志国家主义和基督教道德彻底决裂。

“在挪威，那个太阳整天停留在地平线下的时期被称作‘朦胧时期’。”他在一八七九年写道，“在那段时间里，温度缓慢而持续地下降。这对所有思想家来说是一个多奇妙的象征啊！因为他们来说，人类未来的太阳也曾一度昏暗过。”尼采知道自己的朦胧时期。

《人性的，太人性的》未获成功。抛弃的同时也是被抛弃。他的朋友欧文·罗德一开始就不赞成这本书；六月，妹妹伊丽莎白离开了他；八月，瓦格纳进行了尖刻的回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回避他。尼采试图在周围聚集起新的追

随者，可是徒劳无益。他写道：“我像一个十足的海盗追猎着人们，不是要使他们卖身为奴，而是要带领他们和我一起走向自由。”可是他提出的那种厌恶社会的孤僻的自由不能吸引年轻人。

更为糟糕的是，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头痛，胃病和眼疾一刻不停地折磨着他。一八七九年三月，尼采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的生活与其说是力图恢复健康，不如说是饱受折磨。我所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是个瞎子’的念头。因为我本不该读书了可却不能不读下去，正如我现在理应让大脑休息，却总是苦苦思索一样。”四月，由于眼疾的进一步恶化，尼采被迫辞去了巴塞尔大学教授之职，五月，当伊丽莎白闻讯赶至巴塞尔，她几乎认不出这个一年之间一下子老了十岁的佝偻、衰竭的人，对于妹妹的到来，尼采用手势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这无疑是尼采生命中最为黯淡的日子。

在最艰难的时刻，尼采一度做了死亡的准备，不过，他又活下来了。当远方山头的积雪跌落成山涧清泉，湖泊里的坚冰重又化为一池碧水，尼采惊喜地感到一种重新复苏的力量在体内生长。漫长的夜行路程即将结束，如墨的天边已有一道曙光悄然升起。

一八八一年七月，尼采来到坐落在西尔乌普拉那湖畔的西尔斯—马利亚森林，在静谧的自然之母的怀抱中休养生息，让溪流和夜风抚慰荡涤他干涸疲惫的心灵。

就在这里，在这座“海拔六千五百英尺以上

并更高地超越一切人类之上的西尔斯—马利亚”森林里，尼采迎来了他的哲学曙光。他不仅产生了“永劫轮回”的思想，而且为他的新思想找到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先知的形象，一个英雄化了的代言人：查拉图斯特拉，那个波斯传道士与火的传播者。与此同时，生命曙光也在悄然升起。

他的朋友们，那些心地善良的人们并没有忘记尼采。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意大利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一位善于体察人心的女性；还有保尔·李，这位出身富豪却钟情于哲学的学者，都在无时无刻地关心着尼采的生活。他们一致认为尼采应该寻觅一个伴侣，以结束漂泊不定孤独无依的日子。对此尼采表示了赞同，在给梅森伯格的信中他说：“作为秘密我想告诉你，我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女性。”

一八八二年春，梅森伯格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位女性，于是她匠心独运地安排了一次约会，她要把自己心爱的朋友——一个绝顶聪明的俄罗斯女孩露·萨乐美引荐给这位卓越、孤傲而又孱弱的思想者，未来时代的号角手——弗莱德里希·尼采先生。她这样告诉尼采：“我相信她会成为您生活的曙光。”

那个初春的早晨，尼采如约来到圣彼得大教堂门前，带着些许的焦灼与渴望，他缓缓地在教堂前踱步，“露·萨乐美，”他喃喃自语道，“她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孩呢？我真担心在这世上找不出一个女人有足够明智的头脑来追随我的思想。”不过这一回尼采错了，他显然轻视了露·

萨乐美的智慧与魅力，这位来自俄罗斯的少女不仅注定要影响他的一生，而且还将成为里尔克、弗洛伊德等二十世纪文化名人生平履历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

也许在开始这本书之前，我们得首先来认识一下这道从遥远的俄罗斯上空升起的“曙光”。